

六朝樂府與民歌

王運熙著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六朝樂府與民歌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

王運熙著

六朝樂府與民歌

著者 王 運 熙

主編者 王 耳

分類. 文學·藝術—文藝—般

書號. 093 開本. 787×1092 1/29 印張. 6¹⁸/₂₉

字數. 109 000 定價. 1.106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2 000 冊

1—2,000

定價 七角二分

出 版 者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圓明園路一六九號

總 經 售

上海圖書發行公司

上海山東中路一二八號

合作印刷製版所製版

三星印刷所印刷

上海浙江北路一二九弄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 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叢刊 ·

上海文學藝術出版社

六朝樂府與民歌

王運熙著

古典詩歌論叢

程千帆著
沈祖棻著

楚辭論文集

游國恩著

屈原離騷今譯

文懷沙著

脂硯齋紅樓夢輯評

俞平伯輯

屈原九章今譯

文懷沙著

詩人李白

林庚著

屈原九歌今譯

文懷沙著

杜甫詩論

傅庚生著

詩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

林庚著

中國文學簡史上卷

林庚著

陶淵明傳論

張芝著

白居易研究

王拾遺著

論中國短篇白話小說

孫楷第著

離騷語文疏解

王泗原著

漢魏六朝詩論叢

余冠英著

水滸研究

何心著

紅樓夢新證

周汝昌著

內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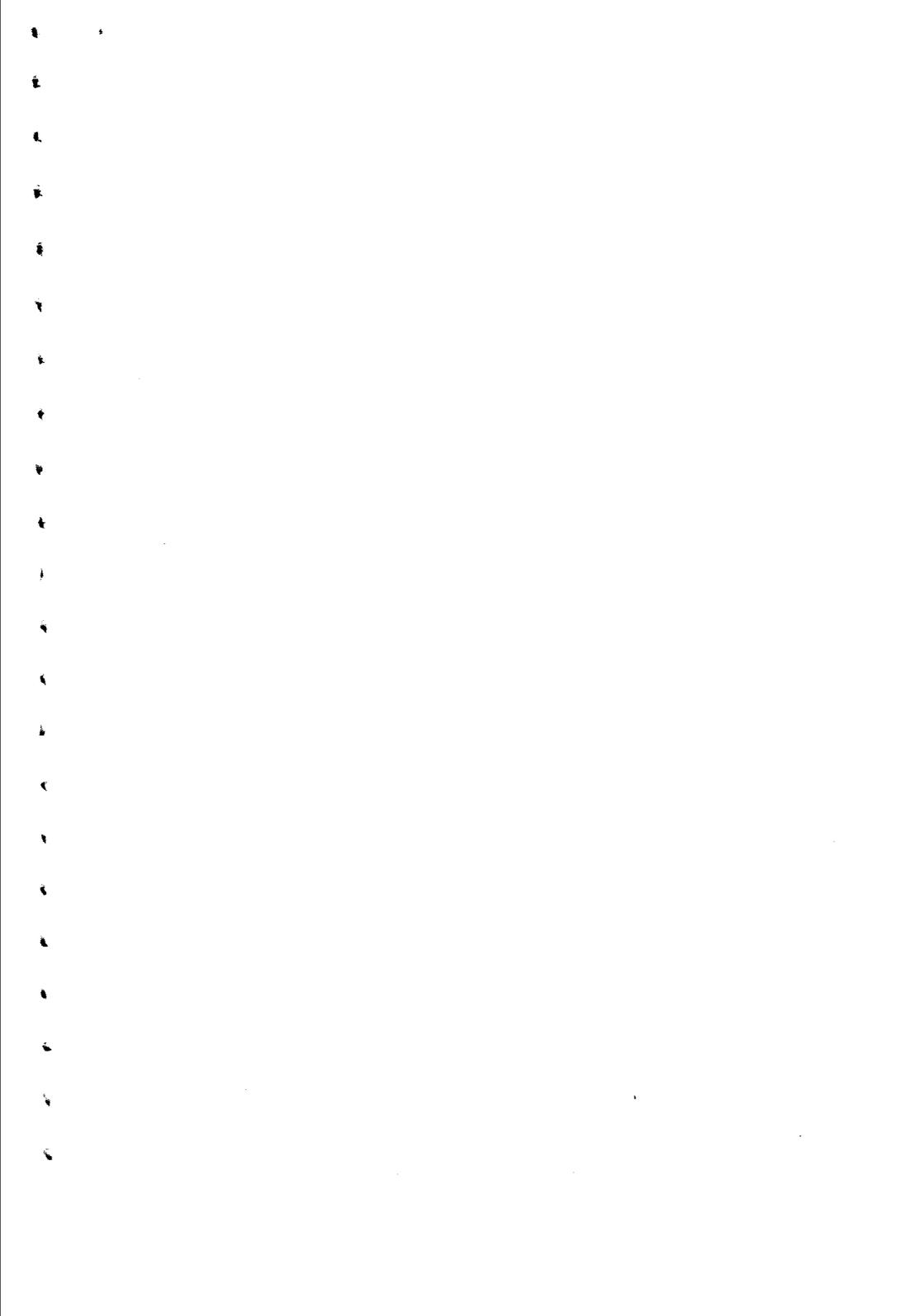
六朝民歌大部份保存於樂府吳聲歌曲與西曲中，本書即以吳聲、西曲爲研究對象，考察它們產生的時代、地域及其淵源，說明它們怎樣從里巷風謠發展成爲貴族階級的樂曲，以及它們在那個時代的進步意義。對子夜、讀曲等重要曲調的作者、本事等問題，作了詳細考證；並通過樂曲中和送聲作用的闡明，解釋了現存許多歌詞內容與原始傳說不相符合的疑問。對民歌的一種重要修辭現象——諧音雙關語的運用，也搜集了豐富的材料，作了比較詳細的分析。

定價：七角二分

目次

吳聲西曲的產生時代	三
吳聲西曲的產生地域	三
吳聲西曲的淵源	三
吳聲西曲雜考	四
論六朝清商曲中之和送聲	一〇三
論吳聲西曲與諧音雙關語	一三三
附錄：神鼓歌考	一七六
後記	一八三

六朝樂府與民歌



吳聲西曲的產生時代

一

六朝清商曲中的主要部分——吳聲歌曲與西曲，正像漢代的相和歌辭一樣，是貴族階級的樂曲，但裏面包含着不少數量的民間歌謠，因而在文學上具有重大的價值。

吳聲歌曲的興起時代早於西曲。宋書樂志首先敘述了子夜、鳳將雛、前溪、阿子、歡聞、團扇、督護、懊憺、六變、長史變、讀曲等吳聲歌曲的起源，並予以綜論道：

吳歌雜曲，並出江東，晉宋以來，稍有增廣。其始皆徒歌，其後被諸弦管。

宋書樂志之後，有陳釋智匠的古今樂錄，敘述吳聲歌曲的名目頗詳。樂府詩集（卷四四）說：

古今樂錄曰：『吳聲歌，其曲有命嘯、吳聲、游曲、半折（按通典及舊唐書作半折）、六變、八解、命嘯十解，存者有烏梁林、浮雲、驅雁歸湖、馬讓，餘皆不傳。吳聲十曲：一曰子夜，二曰上柱（按通典及舊唐書作上林），三曰鳳將雛，四曰上聲，五曰歡聞，六曰歡聞變，七曰前溪，八曰阿子，九曰督護，十曰團扇郎。並梁所用曲。鳳將雛已上三曲，古有歌，自漢至梁不改，

今不傳。●上聲已下七曲，內人包明月製舞前溪一曲，餘並王金珠所製也。游曲六曲：子夜四時歌、警歌、變歌，並十曲中間游曲也。半折、六變、八解，漢世以來有之。八解者，古彈、上柱、古彈、鄭干、新蔡、大治、小治、當男盛，當梁太清中，猶有得者，今不傳。』

宋書樂志、古今樂錄所提到的吳聲歌曲，有不少曲調的歌詞沒有流傳至今（其中可能有原來是有聲無辭的作品）。現在有歌詞留存的曲調而爲宋書樂志所敘述到的，有下列九種：

- (1) 子夜、(2) 前溪、(3) 阿子、(4) 歡聞、(5) 團扇、(6) 丁督護、(7) 懊儂、(8) 長史變、(9) 讀曲。

宋志未述及而樂錄（指上引一段文字）提到的，有下列諸種：

- (10) 上聲、(11) 歡聞變、(12) 子夜四時歌、(13) 子夜警歌、(14) 子夜變歌。

宋志樂錄（指上引一段文字）俱未述及而爲樂府詩集收入的，有下列諸種：

- (15) 七日夜女歌、(16) 黃鸝、(17) 碧玉、(18) 桃葉、(19) 長樂佳、(20) 歡好、(21) 黃生、(22) 華山織、(23) 春江花月夜、(24) 玉樹後庭花、(25) 堂堂、(26) 泛龍舟、(27) 三閣詞、(28) 黃竹子歌、(29) 江陵女歌。

●按子夜歌昉自晉世，此云『古有歌，自漢至梁不改』，『漢』字當僅指鳳將雛（或許包括上柱）而言。

三闋詞以下諸曲，都是唐代作品，故實際只得二十六種。現在把其中作者或產生時代可考的，依時間先後次序敘述於下。

(1) 前溪歌——晉沈充（？—三二四）作。

宋書樂志（一）：『前溪歌者，晉車騎將軍沈琬（按「琬」原誤作「玩」）所製。』

(2) 阿子歌、歡聞歌——晉穆帝升平中（三五七—三六一）民間謠曲演成。

宋書樂志（一）：『阿子及歡聞歌者，晉穆帝升平初，歌畢，輒呼阿子汝聞不——語在五行志——後人演其聲以爲二曲。』按宋書（三一）五行志云：『晉穆帝升平中，童子輩忽歌於道曰：阿子聞！曲終，輒云：阿子汝聞不？無幾而穆帝崩，太后哭曰：阿子汝聞不？』阿子、歡聞樂曲，由後人演成，當在升平以後。又歡聞變歌係歡聞之變曲，產生時代自更在後。

(3) 子夜歌——晉女子子夜（？—約三八一以前）作。

宋書樂志（一）：『子夜歌者，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晉孝武太元中，琅琊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爲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爲豫章，亦是太元中，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按殷允爲豫章太守，時在太元六年（公元三八一年），詳見本書子夜歌考。又子夜四時歌、子夜變歌等，同爲子夜之變曲，其產生時代自在子夜之後。

(4) 碧玉歌——晉孫綽（三一四—三七一）作。

玉臺新詠（卷十）情人碧玉歌二首，題孫綽作。初學記（十五）太平御覽（五七三）引古今樂錄

云：『碧玉歌，晉孫綽作。』案 晉書（五六）孫綽傳，不著明生卒年月，僅云年五十八。考建康實錄卷八：『簡文帝咸安元年，是歲散騎常侍領著作孫綽卒，時年五十八。』此處據以推算。

(5) 桃葉歌——晉王獻之（三四四—三八六）作。

王暉新詠（卷十）情人桃葉歌二首，題王獻之作。古今樂錄（樂府詩集卷四十五引）云：『桃葉歌者，王子敬之所作也。桃葉，子敬妾名，緣於篤愛，所以歌之。』

(6) 團扇郎歌——晉王珉（三五—三八八）嫂婢謝芳姿所歌。

宋書樂志（一）：『團扇歌者，晉中書令王珉與嫂婢有情愛，好甚篤。嫂捶撻婢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捉白團扇，故製此歌。』

(7) 長史變歌——晉王廙（？—三九七）作。

宋書樂志（一）：『長史變者，司徒左長史王廙臨敗所製。』

(8) 懊惱歌——晉安帝隆安中（三九七—四〇一）民間訛謠之曲。

宋書樂志（一）：『懊惱歌者，晉隆安初（按宋書五行志作隆安中）民間謠謠之曲，語在五行志。故著時代於此。

(9) 丁督護歌——本事發生於晉安帝義熙十一年（四一五）。

宋書樂志（一）：『督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達之爲魯軌所殺，宋高祖使府內直督護丁旡收斂殯殮之。達之妻，高祖長女也，呼旡至閣下，自問斂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丁督護，其聲哀切，後

人因其聲廣其曲焉。』

(10) 華山畿——本事發生於宋少帝在位時(四二三—四二四)。

古今樂錄(樂府卷四六引)：『華山畿者，宋少帝時憫惱一曲，亦變曲也。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爲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儂時，棺木爲儂開！棺應聲開，女透入棺。家人叩打，無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冢。』

(11) 讀曲歌——宋文帝元嘉十七年(四四〇)或二十八年(四五二)民間謠曲演成。

宋書樂志(一)：『讀曲歌者，民間爲彭城王義康所作也。其歌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第四，是也。』古今樂錄(樂府詩集卷四六引)：『讀曲歌者，元嘉十七年，袁后崩，百官不敢作聲歌。或因酒讌，止竊聲讀曲細吟而已。以此爲名。』按義康被殺，是元嘉二十八年事。

(12) 春江花月夜——陳後主(五五三—六〇四)作。

(13) 玉樹後庭花——同上。

● 春江花月夜，通典樂典謂未詳所起；通志樂略逕云隋煬帝所造，蓋據現存歌詞而言。

(14) 堂堂——同上。

舊唐書音樂志(二)：『春江花月夜、玉樹後庭花、堂堂、並陳後主所作。叔寶嘗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爲詩，太樂令何胥又善於文詠，采其尤豔麗者以爲此曲。』(按樂府卷四十七引此段，誤作晉書樂志。) 春江花月夜、堂堂二曲，後主原作今均不傳。

(15) 泛龍舟——隋煬帝(五八〇—六一八)作。

舊唐書音樂志(二)：『汎龍舟，隋煬帝江都宮作。』

從以上的敘述，可以看出，吳聲歌曲大概可分兩大類：一類最初是民謠，其後被上層階級發展成爲樂曲，例如子夜歌、阿子歌；另一類是上層階級自己的創作，例如碧玉歌、桃葉歌。第二類歌曲，雖非由民歌發展而成，但也受到民歌的深重影響，例如，其體製大都爲五言四句，內容比較真率，語言比較質樸自然。陳後主隋煬帝所製的歌曲，內容萎靡，文辭華豔，又多七言，可說已完全脫離了民歌的影響，所以一般談到吳聲歌曲的，往往不將春江花月夜等諸曲估計在內。去掉陳隋二主之作，以上(1)至(11)各調，其產生時代自東晉初年到劉宋初年，恰如宋書樂志的敘述，『晉宋以來，稍有增廣』。其他曲調的產生時代雖不可考知，但我們大致上可以推斷：主要的吳聲歌曲，產生於東晉劉宋兩代。

樂府詩集卷四十七引古今樂錄論西曲歌說：

西曲歌，有(1)石城樂、(2)烏夜啼、(3)莫愁樂、(4)估客樂、(5)襄陽樂、(6)三洲、(7)襄陽蹋銅蹄、(8)採桑度、(9)江陵樂、(10)青陽度、(11)青驄白馬、(12)共戲樂、(13)安東平、(14)女兒子、(15)來羅、(16)那呵灘、(17)孟珠、(18)翳樂、(19)夜黃(原漏，據下文補)、(20)夜度娘、(21)長松標、(22)雙行纏、(23)黃督、(24)黃纓、(25)平西樂、(26)攀楊枝、(27)尋陽樂、(28)白附鳩、(29)拔蒲、(30)壽陽樂、(31)作蠶絲、(32)楊叛兒、(33)西烏夜飛、(34)月節折楊柳歌三十四曲。(1)石城樂、(2)烏夜啼、(3)莫愁樂、(4)估客樂、(5)襄陽樂、(6)三洲、(7)襄陽蹋銅蹄、(8)採桑度、(9)江陵樂、(10)青驄白馬、(11)共戲樂、(12)安東平、(13)那呵灘、(14)孟珠、(15)翳樂、(16)壽陽樂，並舞曲。(1)青陽度、(2)女兒子、(3)來羅、(4)夜黃、(5)夜度娘、(6)長松標、(7)雙行纏、(8)黃督、(9)黃纓、(10)平西樂、(11)攀楊枝、(12)尋陽樂、(13)白附鳩、(14)拔蒲、(15)作蠶絲，並倚歌。孟珠、翳樂亦倚歌。

(熙按：各歌曲編號數字由我加入。)

西曲據智匠所述，共得三十四曲，其中舞曲十四曲，倚歌十五曲，舞曲兼倚歌二曲，此外楊叛兒、西烏夜飛、月節折楊柳歌三種，樂錄不加說明，當係普通的歌曲。以上各種樂曲現在都有歌詞留存。

舞曲與倚歌之別，除有舞無舞外，尚有樂器上的區分。古今樂錄說：『凡倚歌，悉用鈴鼓，無弦有吹。』絲竹是清商曲的主要樂器，倚歌有竹無絲，可說是一特殊的部分。倚歌的辭義，古人未有解釋。案漢書張釋之傳：『文帝行幸霸陵，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師古曰：『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以歌合曲當即是倚歌的辭義。文帝倚瑟，是弦樂器，倚歌無弦有吹，倚的應當是竹器。飛燕外傳說：『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這就和東昏的『吹笙歌作女兒子』（南齊書東昏紀）相同了。

西曲以舞曲爲主要部分，其產生時代亦似較倚歌爲早。宋書樂志（一）述舞曲時說：『隨王誕在襄陽，造襄陽樂；南平穆王爲豫州，造壽陽樂；荊州刺史沈攸之又造西烏飛歌曲；並列於樂官，歌詞多淫哇不典正。』宋志詳述吳聲各曲的起源，而於西曲僅有此寥寥的記載，且沒有『西曲』這一名目。其原因或許由於西曲的由民歌發展爲貴族樂曲，肇始於劉宋，而宋書諸志，又多出宋臣山謙之、蘇寶生、徐爰之手，所以不及詳述（參見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九）。現在把舞曲中作者或產生時代可考的，依時間先後次序敘述於下：

● 隋書音樂志（下）：『清樂……其歌曲有陽伴，舞曲有明君、俱契。』由此可知楊伴非舞曲。西烏夜飛、月節折楊柳歌二者，類推言之，當亦爲既非舞曲又非倚歌之普通歌曲。